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林基洲 主编

马克思 恩格斯
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洛尔夫·德鲁贝克 雷纳特·麦科尔著

籍维立 王宏道 孙 魁 高爱贺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籍维立 王宏道 译

孙 魁 高爱贺

责任编辑 牛亚和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郑州新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650×1168毫米 32开本 17.125印张 422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15—00601—8/Z·16

定价：7.75元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总序言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是以介绍当今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论著、新观点、新课题、新方法和新资料为宗旨的学术性丛书。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走过的一段曲折道路告诉我们，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在理论方面犯错误，会产生极严重的后果，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我们不会忘记这个以很大代价得到的沉痛教训。在世界和中国发生很大变化的当今时代，我国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能不能尽快有较大的提高，我国马克思主义者能不能创造性地分析和回答世界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新的大发展，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于这个重大的问题，并不是很多人都有清醒的认识。

邓小平同志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那种认为在建设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实际意义的看法是一种误解。他要求新老干部特别是新干部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高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从而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坚持社

会主义道路，把社会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同时也可以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邓小平同志的这些很中肯的话已讲过很久，现在仍然有许多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可见，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人们中间具有吸引力，提起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不是短时期可以做到的事情，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各个方面进行极大的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方面来说，则需要大力提高理论研究和理论教育的水平。

我们在着手编选这套丛书的时候，没有奢望它能在提高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方面发挥多么大的作用，只是考虑到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需要加强，教条主义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肃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和探讨的课题需要拓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需要深化，因此，我们想从以下三个角度向有志于研究和有兴趣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们提供一些值得一读的新书。

一、首先弄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即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非常深刻的科学的理论。恩格斯一再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它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要求人们研究它。可是，从30年代开始，它被过于简单化和教条化。一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经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读的经典教材。苏联学者按照斯大林思想编写的各种教科书，是我们过去接受各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主要渠道。我国过去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也没有摆脱苏联那一套用某些刻板的公式和官方赞许的观点构筑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窠臼。这类教科书和斯大林著作往往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本人认为只是在一定的

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论断解释成为绝对的原理，把他们的话同上下文、同他们的思想发展变化割裂开来变成教条，甚至把他们的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这就必然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和结论的误解或曲解，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容。这种情况在我国50年代到70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人们由此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基本上是扭曲变形的马克思主义。

对过去灌输进我们意识中的理论观点进行反思，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认识，是理论界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反思、再认识就是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恢复它的科学内容，既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本意的错误观点，也要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过去被忽略了的重要理论思想和方法论原则。这种再认识是一项严肃的系统的科学研究，决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一切认识，更不是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相反地，我们在许多方面还要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上去。这种再认识的前提是重新阅读、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取得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正确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去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从实践中的探索 and 理论上的创新两个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代发挥威力。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不是因为它的创始人可以超越历史条件的局限，而是因为它是随着历史和科学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理论。恩格斯明确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也说过，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观点应当是我们对待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

可是，在列宁逝世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理论开始被神圣化，变成一种能说明一切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它似乎只能由政治地位最高的领导人来发展，而这种“发展”往往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郑重声明，把它变成片面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企图从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学者似乎只能按照政治领袖人物的思想解释经典著作，引经据典来论证和解释并非都是正确的现行政策。如果有人提出创新的见解，往往会遭到批判。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导致了教条主义的长期盛行和人们思想的严重僵化。

改变教条主义的学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生机，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是理论界最重要也是最艰巨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不是简单地重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理论领域中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和从中得出的结论，而是运用他们创立的科学方法去探索解决发展变化着的具体现实的新问题并从中得出新的结论。因为任何科学结论如果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会僵化枯萎，毫无用处。只有这样，才能迎接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挑战，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威力。

在当今时代，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日新月异，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这必然引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许多新问题。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理论应当服务于实践，回答实践所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要成为能够说服人的真正科学的理论，必须对当代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这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艰辛的扎实的富于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分析社会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和新变化，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的新进展和新成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和回答

中国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也要参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科学方法的理论研究，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原理和论断，取代不了实践中的探索 and 理论上的创新。

三、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有分析地吸收国外一切优秀的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是面向世界的开放的国际性理论。它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封闭的学说，而是在人类的一切知识和科学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和不断丰富起来的学说。马克思为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而撰写不朽巨著《资本论》，阅读和摘录了大量以往经济学家和同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官方文件和各种期刊，还阅读了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著作。列宁为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而撰写不足九万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查考过的用多种文字出版的各国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书籍、学术论文、报刊文章和统计资料达几百种，阅读和摘引过的既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而大量的的是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官方的各种报告和统计资料。

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开放的学说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竟受到不应有的封闭。社会主义国家学术界几乎与资本主义国家学术界完全隔绝，对国外学术研究情况了解十分肤浅。政治领导人以现成的理论结论和概念裁定理论是非、以知识上的局限和偏见设立理论探讨禁区的做法，也施用到国外学术的研究方面。对于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的新思想，往往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本国的具体实际提出的不合乎“正统理解”的各种观点被视为离经叛道，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探讨我们很不熟悉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全球性问题方面发表的新见解常被当作资产阶级异端，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某些新思想和

新学说也被当成邪说受到批判。这种学术排外的自我孤立做法曾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囿于狭窄的天地。

近十年来，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我国理论界开始走出封闭的状态，国际学术交流增多了，对国外学术界的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来看，这种了解还是很不夠的。我们还不甚清楚国外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观点、代表性的论著、探讨的课题、研究的现状和发展的趋势。至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种种批评，我们更是不甚了了。缺乏这种了解，就无法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理论研究和理论争论，不利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锻炼和提高。

要使马克思主义符合当代科技革命成就和社会发展现实，我们必须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和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用新的思想、新的结论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走向世界，了解借鉴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理论、新视角、新课题和新方法，有分析地吸取其中有价值的成果，以开阔我们的理论思路，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基于上述认识，本丛书拟收入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和其他过去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论著进行再认识、再探索、再评介的著作，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提出能够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独到见解和新鲜思想的著作，对现代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及全球性的紧迫课题进行探讨的著作，评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情况和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本丛书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收入中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同理论观点的著作，不要求书中的观点绝对正确，绝对正确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要求能提出启人思考的见解。不同理论观点的自由争论，对错误观点作出有说服力

的批判，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由于编者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所知有限，本丛书已编选出版的著作不都能达到前述要求。好在这套丛书准备长期出下去，编者殷切希望理论界人士提供自己的研究成果，推荐国外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论著。

最后，我要说明一下，“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在1986年提议编选的。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受到普遍冷淡和某些人攻击的情况下，河南人民出版社不顾马克思主义著作销售难，毅然提出了出版这种较高层次的学术性丛书的想法，实在是难能可贵。时过近两年半，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难销售难的情况没有改观，而河南人民出版社仍不改初衷，坚持出版这套丛书。他们的信念和胆识使我和知道此事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深受感动和鼓舞。在丛书开始出版之际，谨向代表出版社一直支持并参加丛书编选工作的河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同志和政治理论处的诸位同志表示谢意。

林基洲

1989年1月

前 言

薛 汉 伟

随着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由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主义理论，到重新认识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和相应的社会主义观念，现在已经深深地触及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再认识。可惜我国至今还缺乏全面的、系统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理论的有份量的专著。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出版德国统一社会党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几位学者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肯定会受到我国理论界和读者的欢迎。

(一)

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作全面的历史考察，是该书的特点和优点。通过这个考察，作者把散见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文章、草稿和摘要、讲话和书信中的有关理论观点，加以汇集和整理，并作了系统的论述。尽管人们可以从这些理论观点中得出与作者不尽相同的结论，但这种汇集和整理毕竟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就这一点来说，这部著作的内容是比较完整和相当丰富的，它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人们的重视。

作者以严谨的学风和细致的考证功夫，对各个重要原理的孕

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都作了仔细的考察。这种考察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有关原理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例如，作者指出：50年代初，马克思曾与之合作的左翼宪章派刊物几乎已经认识到未来社会一定阶段的分配，还不能直接按需要进行，而必须根据所提供的劳动。这不仅大大提前了按劳动分配消费品思想孕育的时间，而且对它形成的背景可以作出新的解释。马克思把合作工厂作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设想来考察也始于50年代初，而谈到农民生产合作社则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时间相隔20年。在此期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手稿、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和《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对合作工厂已经有了很多论述。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那种把生产合作社仅仅看作是改造小农和小手工业的传统观点，与马克思的本意相悖。

在考察这些原理时，作者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其它原理（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联系原有的思想资料来加以研究。通过这种研究，作者不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提供了有价值的看法，而且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背景材料。例如：1846年左右，关于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讨论个人自由发展同联合自由发展关系的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形成和含义。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文献中，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来表述未来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不仅有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而且有英国的一些作者。这对于我们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也不无助益。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纪，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随着工人运动经验的积累、历史环境的变化和理论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只有历史地考察这些发展和变化，才能全面把握他们有关理论的丰富内容；只有联系

当时的经验、环境和理论研究的深度，才能对他们的论断作出正确的理解和评价。在这里，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全面论述这个理论的发展过程，我们仅就这部著作中涉及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基本手段的有关理论的发展过程作一个简略的概述。

(二)

1846年8月，恩格斯在同真正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提出了如下三点来陈述共产主义的宗旨：“（1）维护同资产阶级利益相反的无产阶级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在这些宗旨中（1）是目的本身，（2）（3）是实现目的的最基本的手段。让我们来简略地分别考察这三点的发展和变化吧！

第一，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作为说明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未来目标的学说而产生的。1844年2月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就把人类解放当作无产阶级的未来目标，并且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人类解放的条件，明确指出：社会从私有财产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的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为了工人和人类解放，新社会必须丰富人的本质，满足需要的多样性，这些新的需要将对生产起着刺激作用。因此，他对否定个性的、禁欲主义的粗陋共产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现实的人道主义”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辩的唯心主义。他们日益把传统的关于人的抽象观点变成对社会的人、进而对人在社

会中地位的科学解释。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较系统地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此，他们把人类解放同科学地论证这一解放的物质前提相联系，指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在联合与自由的关系上，魏特林认为，两者是不相容的；鲍威尔认为，人们为了施展他们的本领必须把自由加以集体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则阐明了两者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强调人类的个体自由发展是未来社会的目标；另方面则指出：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上述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凝聚为如下一个著名的论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几个手稿中深刻地阐明了建立人是一切活动中心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性，指出：在以前，只有通过最大地损害个人的发展，才能取得一般人的发展。在未来社会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消灭。马克思发挥了在共产主义社会工人是生产目的和目的本身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目的（资本增殖）和手段（生产力的无条件发展）不断地发生冲突。与此相反，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目的和手段是一致的：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现实的基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又成为生产力和社会生活进一步完善的基础。生产的目的是手段不仅在原则上是一致的，而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互为条件。随着科学变为直接的生产力，将会发展到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到那时，表现为生产和财

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社会个人的发展。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

这方面的思想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还有进一步的发挥。通过上面这些远非全面的概述，已经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利益和未来目标学说的内容是不断发展的和十分丰富的。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任何剥削和迅速发展生产力。然而它并不以此作为自己的目的，而把这些看作是发挥人的才能的条件。因此，1894年，恩格斯认为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是最合适的，这句话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引证的《共产党宣言》那个著名论断。

第二，消灭私有制是达到上述目的的一个基本手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基本思想。但是，在1846年以后，他们很快放弃了财产公有的提法，逐步形成了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的概念。恩格斯曾经指出：正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的公式，用以代替财产公有的原理。本书作者更具体地考察了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这一原理形成和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指出：在讨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过程中，他们已经摈弃了财产公有的要求。如果说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草案，要求通过传播财产公有的理论并尽快地求其实现，使人类得到解放；那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则已经有了更确切的科学表述。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提法是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一切生产部门。这同财产公有已有根本的不同。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他们明确提出了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的公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把这个公式表述为：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而提出了生产资料在法律上的社会化之后，必须实现实际上

的社会化，这就是：生产是为整个社会的利益并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按计划来进行的，实现这一点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些考察可以使我們更广更深地把握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这一公式的含义。

消灭私有制需要物质基础，这就是大工业的高度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就已经对此作出了相当充分的论证。在此以后，这方面的思想不断有所发展。例如，作者提出了如下一个值得注意的看法：马克思对经济危机和新出现的股份公司的深入考察，发展了建立新社会所需的物质基础的认识。如果说在以前，他主要看到危机的破坏作用，把危机首先看作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过时的标志；那么，1857—1858年的危机则为探讨危机的周期性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从而认识到每次危机都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把正在产生的股份公司看作当时劳动和生产最高度的社会化，把股份资本看作是导向共产主义的最完善的形式，从而在《资本论》中得出结论：资本在大工业中的不断积聚和集中，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1875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一文中强调，消灭阶级是以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只有生产力发展到甚至对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主张生产资料全国性的集中，但并不意味着主张一切生产都由国家来直接经营。在这方面，他们关于在新社会的一定阶段需要采用合作生产的理论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尽管作者没有从这个角度提出考察的任务，但为这种考察提供了线索。例如，作者指出：从50年代初开始，他们就要求把转变为整个社会所有的工厂和大地产交给工人合作社经营。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还进一步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

动工具，无论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1890年，恩格斯更加深刻地阐明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都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

第三，1846年8月恩格斯强调，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其他手段可以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消灭私有制。1847年，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则说：共产主义者最不反对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但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 展都受到强力的压制。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的和平发展在英国是可能的。在1872年的阿姆斯特丹的演说中，马克思进一步认为美国、英国和荷兰的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始终认为，在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用和平方式；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

我们准备对书中环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许多理论观点一一加以介绍。在这里，仅简略地介绍如下两个观点。一个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同时发生的论点。作者认为《共产主义原理》提出的这个论点，1847年以后再也没有使用过。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认识到美国将发展成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欧洲要不陷入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可见他们已经想到社会主义的欧洲和资本主义的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

另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哪里爆发的问题。作者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就已经明确提出，由于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在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矛盾也能达到爆发革命的尖锐化程度。根据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马克思已经看到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首先在资本主义的中心——英国爆发。在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放弃了那种认为英国是建立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的看法。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恩格斯预料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还有大量一

般民主主义的任务需要完成，阶级斗争达到最激烈程度的国家发起。90年代初，恩格斯已经设想德国可能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同分析其它问题一样，他们并不是根据某种历史哲学来推论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根据事实作出自己的判断。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工人阶级占人口多数、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才有可能首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三)

80年代，是社会主义国家掀起新的改革浪潮的年代，是社会主义理论发生重大变革的年代。今天我们研究这个理论，不仅是为了帮助解决思想斗争的任务，而且是为了帮助探索在更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和改革体制的道路；在解决思想斗争的任务方面，也不仅要批驳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而且要克服落后于时代的不符合实际的种种僵化的观念。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强调必须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其中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再认识。对后者的再认识，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重新发掘在这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中至今对我们具有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原则和基本思想，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具有认识价值的理论观点。自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尽管有了巨大的发展，但这个过程并不是笔直又笔直的，而是相当曲折的。前进与后退、进化与退化相交错。特别是由斯大林确立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与此相应的社会主义观念，倒退与退化之处决不是个别的。因此，在许多方面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正确的方法和观点上去。另方面，仅仅停留在19世纪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上，是不可